

· 陈 原 文 存 ·
CHENYUANWENCUN

遨游辞书奇境

陈 原



商 务 印 书 馆

陈 原 文 存

邀 游 辞 书 奇 境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遨游辞书奇境 / 陈原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陈原文存)

ISBN7-100-03017-X

I. 遨… II. 陈… III. 汉语-辞书-研究 IV. H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4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ÁOYÓU CÍSHŪ QÍJING

遨 游 辞 书 奇 境

陈 原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7-100-03017-X/H·766

2000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200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3.00 元

前 记

我没有编过字典词典，这是确实无疑的；我却在辞书这奇境中遨游了大半生，这也确实无疑。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介绍那位阿丽斯漫游的奇境是梦中幻境，而我遨游的辞书奇境却是现实。在这个奇境里，有语词的密林，有知识的海洋，有数不尽的悲欢离合。

咦！难道辞书里会有悲欢离合？有的，有的。每一部辞书都充满了喜怒哀乐——要不，在那疯狂的岁月里，在那绝灭文化的“革命”里，怎么会有将所有消极词汇通通逐出辞书的建议？

那时最“革命”的人说，怎么搞的，哪里来这么多的悲哀，悲愁，悲痛，悲愤，悲惨，悲怆，悲伤，我们无产阶级永远是乐观的，战斗的，昂扬的，情绪高涨的，辞书应当肃清那些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我听了只能目瞪口呆。

后来，我一本正经地向领导建议：是否找人编一部《好话词典》，把天下的好话都收进去，以便鼓舞“革命”士气。我的

潜台词是囊括世间所有歌功颂德的语词，所有阿谀奉承的语词，所有吹牛拍马的语词。我不知当时领导听懂了没有——可惜他已经走了多年，不能再去问他了。如果他还在，我想，他一定也觉得那时的疯狂实在可笑得很。

这之后不久，我便因给《现代汉语词典》说几句好话而“受难”，大帽子满天飞，“走资派还在走！”“黑线回潮复辟的典型！”且祸及语言研究所真正编词典的“圣人”们。我为辞书受难，却丝毫没有减低从少年起就养成的遨游辞书奇境的癖好和兴趣。

* * *

话说我从炼狱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奉调回北京，被分配到中华商务这家出版社“帮助工作”，即我平常说在这里“行走”的那一年（1972），便看到《袖珍神学》¹在发售，不免大吃一惊。照当时的情况看，这部书（尽管它是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者的辉煌著作）哪里能面世呢？也许书稿在“文革”前已打好纸型，阴差阳错，竟然糊里糊涂地给印行了。在那万籁无声的北京，使爱书人在无书的世界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小书招来大祸。“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指责和谩骂——骂得特别凶的是从贵州来的一读者：你们那里一定出了反革命，公然出版这种神学词典，对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我奉命处理这“事件”，要我以出版社的名义一一向来信的“革命派”做解释。我只好搬出列宁的经典论述，来化解这一场无知的误会。这样有趣的奇遇，给我的遨游增添了几多乐趣。套一句名言，利用词典进行思想宣传，是一大发明；何况此书写得那么尖锐，那么辛辣，那么幽默，那么深刻，值得辞

书编纂家去遨游一番。

我记得“魔鬼”这一词条的释义：“魔鬼是天庭的首相，教会借以进行工作的杠杆。”更妙的是：“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蠢事记在魔鬼的账上。”

这样启发我去遨游魔鬼的园地。我找到比亚斯的《恶魔词典》。比亚斯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报人——一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不知是这个世界不能容忍他呢，还是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他后来去了墨西哥，不知所终。

他为报纸写专栏，用的是词条释义的形式抒发他的思想；1911年辑成一书，取《恶魔词典》²名，我见到的是1967年霍金斯教授辑印的增补本。

“恶魔乃是人间一切坏事的制造者，又是世间一切好事的持有者。”词典这样说。

*

*

*

在辞书奇境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怪杰，比如英国的德·波诺那部叫做《词力》³的词典，或者如丹麦的赫格勒夫妇的《性爱词典》⁴，都有着耀眼的思想火花，丰富而美丽的联想和十分吸引人的插图。德·波诺的书只解释了二百六十七个单字，说是解释，还不如说他“处理”了这些单字，把释义化为浮想的翅膀，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说汽油是汽车的动力，那么，让心灵跳动的动力就是思想。”他收了“官僚主义者”一字，他下的定义是“凭着自己的地位（不问他的王国有多大）依靠一张办公桌去管治一切的人”。至于赫格勒夫妇，他们是在欧洲非常“性开放”的国度里编词典的，他们的笔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纸上飞翔，但是他们描述的不仅是性科学，还时时辛辣地接触

到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我把这些词典称作“不是辞书的辞书”，可能词典编纂家们不喜欢这些“异端”，但我却在遨游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启发。

学院派专家编纂的辞书，透过那道貌岸然的篇页，却也令人神往。比如剑桥大学的马尔姆克泽尔的《语言学百科全书》⁵，“pidgin”一条，使我大开眼界。这里给出了此字语源的六家不同学说，信息既丰富又有趣。pidgin 一字译作混合语，混和语，皮钦语，洋泾浜。一般认为是十八九世纪“天朝”的子民接触外来的英国人时说的歪英语，pidgin 乃英文 business（买卖）的讹音。此说出自权威的牛津大字典 OED。除此之外，至少有另外五种说法：葡萄牙语 occupacao（做生意）的讹音，希伯来语 pidjom（交换或买卖）讹音，南美印第安雅果语 pidian（人民）的讹音，南海诸岛英语 beach（海滩或滩头）的讹音，最后是许地山教授说的：粤方言“畀钱”（pei tsin）即“给钱”的意思。对于像这样一时难于判定的语源问题，词典编纂家慷慨地给出了所有的信息，“百家争鸣”，这应当是大型词典所要做的（当然不排除编纂家本人有他自己的看法或倾向性）。

* * *

某年我在多伦多意外得到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的女公子——钢琴家伯恩斯夫人编写的“怪字字典”，真可谓一次奇遇了。钢琴家花了十年功夫，在巡回演出的余暇，收集了英语世界六千个“怪”字，排比鉴别，加上注音和释义，蔚为大观！书名叫做《罕见的，费解的，反常的语词词典》⁶。它既收

当前报刊“出台”的怪字甚至生造的语词，也收名著中十分罕见的单字——例如它收录了莎士比亚用过的最长的单字 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并说明它出自莎翁某剧某场作什么解。当然，人们可以在例如两卷本牛津大字典中找到此字，但一般字典则不收的。我注意到书中收了一个英语文献中用过的借词 ssu，——汉语“丝”字，释义为一两的十万分之一。此书七十年代曾是一部畅销书，谁也想不到它竟是一个音乐家利用业余时间编成的，她为的是什么？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而是为文化的大厦添上一砖一瓦，这种精神比对今日书坊里那些冒牌专家随意剪抄粘贴成书的所谓“最新”辞书来，真令人感慨万分。

* * *

遨游奇境，时有感触，信笔写出来，便成随感录五篇，即释“一”，释“大”，释“鬼”，释“典”，释“九”。第一篇写于1980年春节，那时创刊不久的《辞书研究》不嫌文章不成体统居然把它发表出来——誉之者说这是别开生面的学术论文，毁之者说这是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至于我，还是每年春节写一篇，如是者经历了足足五年。我自己很喜欢这五篇文章，因为我的思想通过它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飞翔，不局限于某一个园地。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候，我只能用这样的形式记录我在遨游中得到“灵感”的思想火花，甚至是一些一闪即逝的火星。

十五年过去了，如今拿来重读一遍，觉得还有点意思，至少可以看作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在辞书奇境中遨游时，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想。散文不像散文，杂文不像杂文，那也

管不着了。

这五篇东西就构成本书的上编。本书下编则收集了另外五篇有关辞书编纂学的论文，写作时间的跨度长达二十年（1978—1998）。

第一篇《关于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个辞书编纂会议上做的报告，后改写成文，发表于《中国语文》复刊号。凡是经历过那场浩劫的读书人，都会记得极左思潮在那十年中严重损害了整个文化事业，其中特别搞乱了辞书编纂的思想，模糊了许多是非界限。这篇文章当时起过一定的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它也无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无论文字，论点，举例，都保留着浩劫时期的“风尚”，弥漫着大字报那种杀气腾腾的味道。编入本书时不作改动，以存其真，我们的读者一定会把它当作历史的遗迹来看待的罢。

第二篇是在《汉语大词典》编委会上的三次讲话记录稿。1980年在杭州开的那一次会，它的学术顾问差不多全体出席，各抒己见，极一时之盛。我的讲话便是其中之一，内容偏重于鼓舞士气，因此很得故友罗竹风（大词典主编）的欣赏。大词典经历了十九个春秋终于完成，而罗老已仙逝多时，出席那次会议的学术顾问留在世间的也寥寥无几人了。收载此文，聊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

最后三篇均作于九十年代，论述当前辞书编纂所遇到的三个问题，即辞书修订应当采取什么态度问题，辞书的规范化和超越规范问题，以及在新的语境下编纂辞书要开拓新的思路问题。作为没有编过词典的界外人，我对这些问题发表了

自己的粗浅意见,收载于此,就教于同道们。

除了最后三篇,都曾收集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书研究丛书之一的《辞书和信息》中,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1999年11月1日 北京

注

- 1 P-H. Holbach, *Dictionnaire abrégé de la religion Chretienne*.
- 2 A. Bierce, *The Devil's Dictionary* (Enlarged).
- 3 Edward de Bono, *Word Power*.
- 4 Inge & Sten Hegeler, *ABZ de Amo*.
- 5 K. Malmkjaer, *The Linguistics Encyclopedia*.
- 6 Mrs. Byrne's *Dictionary of Unusual, Obscure, and Preposterous Words*.

目 录

前 记	i
-----------	---

上 编

释“一”

——关于词典收词、释义的若干随想	3
------------------------	---

释“大”

——关于词典学、语汇学和社会语言学若干 问题的随想	27
------------------------------------	----

释“鬼”

——关于语义学、词典学和社会语言学若干 现象的考察	49
------------------------------------	----

释“典”

——关于词书的记录性和典范性以及词书的 社会职能	7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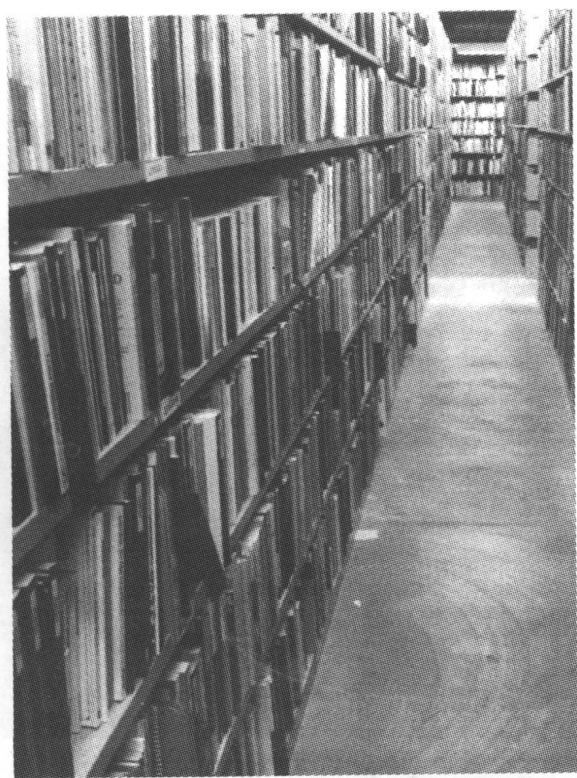
释“九”

——关于汉语书写系统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96
--------------------------	----

下 编

关于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	119
关于《汉语大词典》的几次讲话·····	144
论语文词典的推陈出新·····	168
辞书与语言规范化问题·····	190
新语境与新思路·····	202

上 编



释 “一”

——关于词典收词、释义的若干随想

1

“一”是汉字中笔划最少，结构最简单，最常用和常见的字，有点像拉丁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 a。

小学生上学，拿到语文教科书第一册，翻开第一页，读第一课——他最初遇到的一个汉字（不一定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在按部首排列（或者说，不用号码、音序或笔形排列）的词典中，“一”字总是排在第一页第一个位置上。《辞源》，《辞海》以及它们历次的修改本，都是这样安排的。一千几百年前许慎编《说文解字》，“一”字也是放在“第一”（上）的第一项。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的一般用法、含义，好像是什么人都说得出来；但是“一”的特殊用法、含义，那就不一定了。至于以“一”字作为字头所构成的语词和术语，那就更多了，它们的含义也就不一定一看就懂了。所以，一部字典（词典）该收哪些字，哪些词，不收哪些字，哪些词，收多收少，解释到什么程度，这都要按照这部词典方针任务和规模，分别

情况作出规定,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像“一”这样的常见字、常用字,仿佛谁都一看就懂得的字,收不收进语文词典,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在实践中,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那证据便是:没有一本词典不收“一”字。在动乱的十年间,特别是当一些不搞语文,完全不研究语词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同志们进入词典编纂领域时,这样的争论在不同的场合里曾经进行得很热闹。当时代表“革新”者的一派意见,认为词典不应收常见字(词)。“谁会在字典里查个‘一’字呀?”可也是。当时代表“守旧”或“复辟”者的一派意见,认为既是词典(或更准确地说,一般语文词典),什么字都应当收,“一”字也不例外。前者激烈反对,说,一呀,二呀,三呀,四呀,人呀,手呀,桌椅板凳呀,葱姜油盐呀,这些字或由这些字构成的词,如大葱,生姜,菜油呀等等,以至老师,学生,爸爸,妈妈之类,都不必收在字典(词典)里——他们那时把问题一下子提到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高度”来阐述。比如说,只有地主才分不清什么是大葱,生姜,贫下中农对这些词儿太熟悉了,用不着查;因此,如果一部词典收进这些据说只有地主才不知道的词儿的话,那么,这部词典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从政治路线上说,这就叫做复辟,等等。这种“理论”自然是荒谬的,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但如果平心静气地从学理上探索词典该不该收最常用的字(词)这个问题,倒也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我是收录派。在几次会议上我发表过意见,后来综合起来收在我那篇《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里,但那里比较多的是从政治上立论的,我想,还可以从词典编纂学的角度加

以阐述。我以为,在一般(通用)语文词典中应当收录最常见的字(词),有几层意思:

头一层意思,词典(字典)是语言现象的记录——或者说,词典(字典)是人类社会语言现象中特别是其中词汇现象和表现法的记录。这里所谓记录,包括整理的意思在内;不是单纯的机械“记录”。凡是社会语言中拥有的词汇,都应当不分它的难易或常见程度,收进词典(字典)中去;当然,要按对象和规模来决定所收词汇的范围和数量——但是数量的起点不是多少生僻字,而是常用字。词典不是专门论文,它没有权利排除习惯用的语言现象,正相反,它只能按照一般的以及特殊的规律,来阐发或解释这种即使是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因为它的任务是对特定范围的社会语言现象的系统描述、整理和加以规范化。词典也不是语文课本,语文课本可以按照教育方针和主编者(们)对这个方针的见解,定出该给多少字,该给哪些字,以及该阐明哪些字中的哪一个义项,课本完全有这种权利;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主编者主持下的语文课本,可以对语言现象作不同的处理,至于哪种处理更有些,可以让实践来检验。词典不能作出像课本这样的选择。无宁说,词典要记录、描述、整理较为一般的、大范围的语言现象,不管主编者愿意不愿意。当然,毫无疑问,语文课本所给出的字和词以及表现法,首先是从常见和惯用入手的;排除常见和惯用词汇来编初级、通用的一般语文课本,这是不可能的,编出来也是不实用的。在这一点上,词典(字典)也是不能完全排除常见惯用的语言因素的。

再一层意思。所谓“常见”,“常用”的概念,有些是全民性的,譬如“一”字,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有些却不是全民性的,譬